

# 女权主义理论

## 从边缘到中心

[美] 贝尔·胡克斯 著  
晓征 平 林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为我们的姐妹——安吉利娜、吉温达、瓦  
莱丽、特莉莎、莎拉

为所有我们共同拥有的  
为所有我们共同经历的  
为永远的紧密无间

# 目 录

致谢.....	员
第二版序言 看见光明 :女权主义幻想 .....	猿
第一版序言.....	怨
员 黑人妇女 形成女权主义理论 .....	员
圆 女权主义 结束性压迫的运动 .....	圆
猿 女权运动的意义 .....	源
源 姐妹关系 妇女们的政治团结 .....	缘
缘 男性 :斗争中的同志 .....	怨
远 改变有关权力的观点 .....	愿
苑 重新思考工作的本质 .....	员圆
愿 教育妇女 :一项女权主义议程 .....	员愿
怨 结束暴力的女权运动 .....	员怨
员圆 父母职责的革命性改变 .....	员猿
员猿 结束女性性压迫 .....	员圆
员圆 女权主义革命 :在斗争中发展 .....	员圆
参考书目 .....	员圆

## 致 谢

不是所有的女性 ,实际上是极个别的 ,有幸与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的妇女和男性一起生活和工作。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处于必须独自从事女权斗争的环境之中 ,只是偶尔会得到支持和肯定。在撰写《难道我不是妇女 :黑人妇女和女权主义》的大部分时间里 ,我都是在孤独地工作着。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使我更加靠近女权主义活动者 ,尤其是黑人妇女。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一些在女权运动中非常活跃的黑人妇女对它和我都不屑一顾。我期待的是对我的作品认真严肃的评判 ,对来自妇女们的敌意和轻蔑却毫无准备 ,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把这些妇女视为敌人。尽管受到如此对待 ,我还是和她们一起投入到女权斗争之中。对我来说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同一观点来处理女权主义问题。它意味着我们有着交流的基础 ,我们的政治义务能让我们相互交谈 ,共同斗争。然而不幸的是 ,互相不理睬、疏远、排拒 ,甚至伤害 ,要比投入到富有建设性的斗争之中更加容易。

如果没有那些觉得这本书让她们开始重新考虑或者第一

次想到性别歧视对我们生活的冲击和女权运动的重要性的黑人妇女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我可能已经非常沮丧和气馁。要感谢她们和其他许多的男性和女性们 ,我这本书才得以避免在孤独中完成。我要特别感谢那些给我以关爱和肯定的人们 :我的妹妹瓦莱丽和吉温达 ,我的朋友和同志贝弗莉 ,我的伙伴内特 ,还有 ~~杂志编辑和翻译~~ 的工作人员们。这样的鼓励让我恢复了我的女权政治义务 ,使我更加确信 ,女权主义作品的价值不仅由作品在女权主义活动分子中得到接受的方式所决定 ,还要由它把女权主义斗争之外的男性和女性带入到其中来的程度所决定。

## 第二版序言

# 看见光明：女权主义幻想

在当今世界，女权运动仍然是为了争取社会平等而进行的最有力的斗争之一。我 18 岁时完成了我的第一本女权主义著作《难道我不是妇女：黑人妇女和女权主义》的初稿。过了将近十年，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在那十年里，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女权主义理论的创建之中。一些个人在谈论或者撰写有关当代女权运动的内容时，他们常常让人觉得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一整套作为女权主义基础的原则和信仰。事实上，当女权主义浪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兴起的时候，它往往以不同的形式在常常不知道彼此的存在的妇女中表现它自己，因而并不存在明确的政治纲领。

当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 )在有关“无名问题”的文章中提到性别歧视是如何以阶级特权的方式影响着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时，赛普蒂玛·克拉克、埃拉·贝克、法妮·洛·汉默和安·默迪( Ann Moody )与全国个体的黑人妇女一起在黑人民权运动中向性别歧视发起挑战。白人妇女把她们的运动称为反对性别歧视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区别于全国的黑人解放运动。

我们不知道是谁“首先”使用了“妇女解放”这个词。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当代女权运动的历史中了解到在全球各个地方都有个体的妇女在反抗性别歧视。当这些妇女见面交谈时,那种集体反抗便成为人们所说的妇女解放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了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斗争发生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女性或男性反抗性别歧视、性剥削和性压迫的时候。当人类群体采用有组织的策略来采取行动消除父权制的时候,便产生了女权运动。

我在父权制家庭长大的过程中有了女权意识,并且进行了女权主义的反抗。我违背了父亲的父权主义思想,选择了接受高等教育,这也让我的母亲感到害怕,她认为太多的教育会使我“不合适”做一名真正的女人。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加入了女权运动。在校园的各个地方,参加激进政治活动(黑人解放斗争、社会主义、反战和环境权力)的年轻女性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性别问题上。女学生们吸取了发起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的工作成果和经验,她们发表宣言和意见书,在各地,她们都被激励去审视过去、找到并发现我们身上所隐藏的故事和女权主义历史。当这项工作正在开展的时候,另一个以妇女为中心的研究学科也产生了另一个领域,这便是女权主义理论。

最初的女权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学科不同,前者是对性角色的批判性质疑和重新想像,而后者的中心在于重新发现过去的历史、被遗忘的英雄和作家等等,或者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记录当今妇女的现实生活。女权主义理论为这项运动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蓝图——能引导我们去改变父权主义文化传统的蓝图。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女权主义思想家们已

经开始对 20 年代末出现的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进行辩证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形成了修正的女权主义理论的基础。

当激进的有色人种妇女和她们的白人妇女支持者们开始猛烈地向认为“性别”是决定一个妇女命运的基本因素的观点发起挑战的时候，女权主义思想和实践从根本上被改变了。我仍然能记得在我参加的第一次妇女研究课上——那里除了我之外其他参加者都是白人妇女，而且多数有着特权阶层的背景——她们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有关统治的起源，有人认为一个孩子从子宫里生出来时的性别是最重要的因素，当时我打断了她们的讨论，每个人都很不安。我说当一对黑人夫妇的孩子从子宫里出生的时候，人们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其肤色，然后才是性别，因为种族和性别将决定孩子的命运。着眼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连锁本质是一种改变了女权主义思想方向的观点。

在女权运动的早期我们发现比较容易接受性别、种族和阶级共同决定女性命运这个现实，但要理解它是如何具体形成并且影响女权主义的实践则要困难得多。当女权主义者谈论着进行一场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女权运动的必要性的时候，却没有可以形成这项运动所需要的广泛深入的基础。女权解放运动建立在一个狭窄的基础之上，它主要引起了人们对与特权阶级妇女（主要是白人）有关的问题的注意。我们需要能够为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运动提供思想和策略的理论，这种理论应该用建基于对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理解的女权主义观点来审视我们的文化。为了这一需要，我撰写了《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

现在，个人从事女权主义工作以唤起人们对性别、种族和

阶级问题的思考已经很普遍了,人们常常忘记了开始时大多数女权主义思想家——其中有很多是白人和有特权阶层背景的人——对接受这个观点抱着敌对的态度。那些想从种族—性—阶级的观点来谈论性别问题的激进、革命的女权主义思想家被指责为是破坏了运动、转移了中心的背叛者。我们的工作常常被忽视或者受到无情的批评,认为它缺乏学术性或者太有攻击性。那时,白人朋友们常常鼓励黑人妇女或者有色人种的妇女去谈论种族问题,而我们的有关女权运动的其他所有方面的观点则全都被忽视。我们对限制我们的观点的作法进行了有力的反抗,承担了我们创建女权主义理论的职责,对女权主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关注。这种职责是《女权主义理论 :从边缘到中心》的伦理(道德)基础。

女权运动最肯定的一个方面是形成了一个理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坚持辩证的批评和交流。听着激进思想者们(其中也有有色人种妇女的声音)的声音,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面貌改变了。许多不了解真相的白人妇女打破了否定的坚冰,开始重新审视她们过去是如何谈论以及在文章中是如何讨论性别问题的。在我们的社会中从没有其他的争取社会正义的运动像女权运动这样具有自我批判性。女权主义者在需要的时候愿意改变方向,这已经成为女权斗争的力量和生命力的主要源泉。这种内在的批评对于任何政治转变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的生命不是固定的或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一样,我们的理论也必须始终是不固定的、开放的,并且要对新的信息作出反应。

当《女权主义理论 :从边缘到中心》首次出版时,它受到了需要一种新的想像的女权主义思想者的欢迎和称赞。即使这

样,个别读者还是觉得书中的理论“有煽动性”、“让人不安”。评论者用了“无情的剖析”来形容这本书。当时主流女权主义者对这本书和其他任何被认为“批评得过火”或者“太激进”的其他女权主义理论都置之不理。《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被作为一本幻想者的著作介绍给没有准备接受它的女权主义者。渐渐地,随着女权主义思想家(尤其是白人妇女)接受了用种族、性和阶级的观点来看待性别问题的方式,这本书开始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它在其他幻想作品中有了一席之地,这些作品正在用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方式改变着当代的女权主义思想。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所描绘的女权运动的蓝图异常地完美。它与几年前一样地涉及了我们当前的形势,为建立我们仍然十分需要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女权运动提供了方针。它用一种比当前许多女权主义理论更加易懂的语言写成,体现了女权主义者的希望,即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传递信息。自从它第一次出版以来,女权主义学科和理论开始在这个社会中远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正是这种距离使女权思想对多数人来说是不相干的。我在书中强调我们需要针对每一个人的女权主义著作,没有它就不会产生富有批评意识的女权主义教育。

女权运动在女孩和男孩、妇女和男人、我们的社会生活、帝国主义政治制度、白人至上论和资本主义父权制度中都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变化。尽管无用的女权主义充斥整个社会,但事实依然存在:每个人都从当代女权运动所带来的文化革命中受益。它改变了我们如何看待工作、我们如何工作以及我们如何去爱的方式。然而女权运动并没有进行持久的女

权革命。它没有结束父权制、根除性别歧视、性剥削和性压迫,其结果是女权主义的成果总是有失去的危险。

我们已经目睹在生育权方面的重大损失。对女性的暴力在上升。对劳动力的性别偏见每天都在发生。对女权主义无情的批评在指责运动中的家庭暴力,敦促妇女和男人们放弃女权主义思想,回到以性别划分的角色中去。父权制的大众传媒要么把女权主义说成是垃圾,要么告诉公众它是没有必要、没有生命的运动。机会主义妇女们倒是为女权运动的成功喝彩,然后告诉我们它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在这个妇女迅速成为我们国家主要的贫困者、单身母亲正在患病、贫困的人得不到国家的帮助、大多数各个年龄层的妇女得不到基本医疗保健的社会里;“所有妇女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然而即使知道了这些可怕的事实,幻想女权主义者的演讲仍然只越来越多地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之中进行。如果它一直这样,人们就听不到女权主义思想,最终女权运动也将终结。

为了重新开始女权斗争,确保我们正朝着女权主义的未  
来前进,我们仍然需要针对每一个人的女权主义理论,让每一  
个人知道女权运动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种理论与  
《女权主义理论 :从边缘到中心》中所进行的分析一样会一直  
发起挑战,让我们震惊、愤怒,转移我们的范例,改变我们的思  
维方式,使我们不安。这就是革命。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  
没有性别歧视、和平、自由、平等、没有统治的社会里,就需  
要女权革命。如果我们沿着这条女权主义的道路前进,那就是  
我们的未来。《女权主义理论 :从边缘到中心》将继续是向导。

纽 约

一九七一年 月

## 第一版序言

处于边缘 ,意即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 ,但却处于主体之外。对于住在肯塔基小镇上的美国黑人来说 ,火车的铁轨每天在提醒我们自己处于边缘。越过这些铁轨便是铺设得很好的街道、我们不能进入的商店、我们不能进去就餐的餐厅和我们不能直视的人们。在铁道的那一边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在那里当女佣、门房、妓女……只要是服务业。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世界 ,但不能在那里居住。我们始终都要回到边缘 ,回到铁路的那一边 ,回到小镇边缘的小屋和废弃的房子里。

有法律来确保我们的归来。不回来便会有受到惩罚的危险。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在边缘——于是产生了一种看待现实的特殊方式。我们既从外面往里看 ,也从里面往外看。我们既看中心也看边缘。这两者我们都了解。这种看世界的方式提醒我们整个宇宙——一个由边缘和中心构成的主体——的存在。我们的生存依赖于不断增长的公众对于边缘和中心的分隔意识和认为我们是整体所必需的、重要部分的个人观点。

这种通过我们日常生活印在我们意识中的整体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抗的世界观——一种我们的压迫者多数不知道的看世界的方法——它支持我们,在超越贫困和绝望的斗争中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自我意识和我们的团结。

发掘一切可能性的愿望是我在撰写《女权主义理论 :从边缘到中心》一书时的观点特征。很多女权主义理论都是从特权妇女中产生的,她们生活在中心,有关现实的观点中很少包括对生活在边缘的妇女和男人们的了解和认识。其结果是女权主义理论缺乏整体性,缺乏可以包含各种人类经历的广泛的分析。虽然女权主义理论者意识到了发展观点和分析——那种包含了大量为了团结而不是分裂的人类经历的分析——的需要,但产生这样的理论的过程是复杂而缓慢的。在丰富的幻想中,它将会从那些既了解边缘也了解中心的人中间产生。

由于缺乏黑人妇女提供的以及有关她们的材料,于是我开始研究并撰写《难道我不是妇女 :黑人妇女和女权主义》一书。正是由于缺乏论述边缘和中心问题的女权主义理论才使我去写这本书。在下面的书页中,我将探索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的局限性,指出新的方向。我尽量避免重复已经广为人知的和讨论过的观点,重点探讨不同的问题或者对老问题的新观点。于是有的章节会比较长而有的则相当短,没有一个章节是在试图作全面的分析。纵贯全书,我的思想是由一种信念形成的,这便是女权主义要对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作用的话,必须成为一种基础广泛的政治运动。

## 员 黑人妇女：形成女权主义理论

在美国，女权主义从来没有在那些遭受性压迫损害最严重，每天受到精神、身体和灵魂的摧残的妇女——那些无力改变她们的生活状况的妇女——中出现过。她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她们牺牲的一个标志是她们在生活中默默地接受了很多东西而没有明显的质疑、没有有组织的反抗、没有集体的愤怒。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仍然因其指出了当代女权运动的道路而起着指南的作用——在这本书中，这些妇女似乎根本不存在。（尽管《女性的奥秘》遭到了来自各个阵线的批评甚至攻击，我在这里再次提起对它的注意是因为这本书里的某些带有偏见的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本质的论述还在继续塑造女权运动的进程和方向。）

弗里丹的名言“无名问题”常常被引用来描述妇女在这个社会中的状况，确切地说是指经过精心选择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上阶层的、已婚的白人妇女的状况——她们是厌倦了休闲、家庭、孩子和购物，对生活有更高要求的家庭妇女。弗里丹在第一章结束时写道：“我们不能再忽视妇女中的这样一种

声音：‘我想要比我的丈夫、孩子和房子更多的东西’。’她所说的‘更多’指的是事业。她没有讨论如果有更多的妇女像她一样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得到与白人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将由谁来替她们带孩子、做家务。她也没有提到没有男人、没有孩子、没有房子的妇女的需要。她忽略了所有非白人妇女和贫穷的白人妇女的存在。她也没有告诉读者做一名女仆、保姆、工人、店员或者一名妓女是否要比做一名悠闲的家庭妇女满足。

她把她自己的状况和与她相似的白人妇女的状况以及所有美国妇女的处境等同起来。这样，她便把注意力从她对广大美国妇女的带有阶级、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观点上转移开了。在书中，弗里丹清楚地表明她所认为的性别歧视的受害者是那些由于性别原因而被迫呆在家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她说：

了解家庭妇女这种身份会如何在妇女中产生一种空虚、不存在和无价值感是非常迫切的。家庭妇女角色的各个方面使受过教育的成年妇女几乎不可能保持一种人类的认可感，没有坚定的自我中心或“我”，没有这种“我”，人类——男人和女人——都不算真正活着。就当今美国的妇女能力而言，我确信在家庭妇女状况本身之中存在着某种危险的东西。

悠闲阶层白人家庭妇女的特殊问题和进退两难的困境的确是值得考虑和需要改变的问题，但这些不是有关广大妇女的迫切的政治问题。广大妇女所关注的是经济生存、人种和种族

歧视等。当弗里丹撰写《女性的奥秘》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妇女在工作。虽然有许多妇女希望做家庭妇女，但只有那些有钱有闲妇女才能以女性奥秘的方式真正形成她们的特性。用弗里丹的话来说，她们是这样的妇女：“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让她们像娜拉一样回到家里过她们的生活，被维多利亚式的偏见局限在洋娃娃的房子里。”

从她早期的作品来看，弗里丹从没有想过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家庭妇女的状况是不是足以成为一种参照，用来衡量性别歧视或者性压迫对美国妇女的影响。她也没有离开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以获得有关美国妇女生活的比较全面的观点。我说这些不是在贬损她的作品。书中就性别歧视对某一特定妇女群体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研究自恋、迟钝、多愁善感和自我放任的一个实例，这一点在题为“进步的非人化”一章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一章里，弗里丹把孤独对白人家庭妇女的心理影响与纳粹集中营里的禁闭对囚犯自我意识的影响进行了比较。

弗里丹是当代女权主义思想的主要创建者。她在书中提出了关于妇女现状的单方面观点成为当代女权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与她们的前辈弗里丹一样，操纵着当今女权主义问题讨论的白人妇女们很少关心她们有关妇女现实的观点是否与广大妇女的生活经历相一致。虽然在近几年里有关偏见的意识增强了，但她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反映出的种族与阶级偏见到了怎样的程度。白人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种族主义观点，它强调了白人至上的理论，从而否定了妇女们可以超越民族和种族的界限形成政治联合的可能

性。过去的女权主义者对种族等级制度根本不注意,也不去攻击,这抑制了种族和阶级之间的联系。然而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由白人至上的种族政治构成的;只有通过分析种族主义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才能对阶级关系有彻底的了解。阶级斗争与结束种族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为了促使妇女们去发掘阶级的全部内含,瑞塔·梅·布朗(瑞塔·梅·布朗)在她的文章“最后一根稻草”中写道:

阶级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阶级涉及到你的行为、你对生活的基本设想。你的经历(这由你的阶级决定)证明了那些设想,你受的教育告诉你如何行动、从自己和别人那里期待些什么、你对将来的概念、你如何理解问题、如何处理它们以及你的想法、感觉和行为。虽然中产阶级的妇女可以非常愿意接受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但她们拒绝认识的正是这些行为方式。这是一个精巧的骗局,让她们不去认真对待阶级行为和改变她们自己身上的这种行为。必须认识、理解和改变的也正是这些行为方式。

那些操纵女权主义讨论,建立并且解释女权主义理论的白人妇女们很少或者完全没有把白人至上理论理解为一种种族策略、不了解阶级的心理影响和她们在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地位。

正是由于这样的缺乏认识使李·弗里茨(李·弗里茨)在一本1981年出版的讨论当前妇女运动的书《梦想者和交易者》中这样写道: